藏品的表情,我們用雙腳勾勒

文・圖---劉怡臻 日本明治大學博士生

點選臺文館網頁藏品圖像,詩人的戰前日記、雅人深致簽名簿等各種線上藏品圖像,每次瀏覽都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旅行。追著文人們的字跡,揣測日文語意。



東京都內凹土地型散步旅行——參觀東洋文庫時,講師進行解説。

40 —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9/06 No.63



神戶文學館櫃檯一角。

跟著學藝員探訪「池袋蒙帕納斯」

去年春天,我参加了東京都板橋區立美術館的「東京与沖縄池袋モンパルナスとニシムイ美術村」展,介紹1930年代聚集在「池袋蒙帕納斯」(池袋モンパルナス)藝術家的作品,以及在此活動的沖縄畫家回到美軍統治下的沖縄後,在首里城附近創建「西森美術村」(ニシムイ美術村)的創作。這次展覽特別有意思的是,除了邀請專家學者演講以外,館方也企劃了散歩小旅行,請學藝員帶路,探訪池袋、落合一帶藝術家工作室。

這檔展覽是接續 2017 年沖繩縣立美術館開館 十周年紀念展展開,當時的主題是「徬徨的海—— 行旅的畫家‧南風原朝光與臺灣、沖繩」和「邂逅 的海——交會的寫實主義」特別展,展出臺灣畫家 陳澄波,以及當年臺灣美術展覽會展(簡稱「臺 展」)審查員藤島武二的作品。

南風原朝光出生於沖繩,留學東京日本美術學校,他所留下的作品如《蝴蝶標本》、《淡水風景》

也曾參加臺展,他和沖繩詩人山之口獏,在30年 代時經常流連於池袋附近的沖繩居酒屋,至今仍流 傳著他們在故鄉之味泡盛的陪伴下,喝醉了就跳起 琉球舞蹈的軼事。

畫家稱這一帶為「蒙帕納斯」,是因為和法國蒙帕納斯相同,此地開發較緩慢,房租較便宜,因而有許多經濟不寬裕的學生和外地人群聚於此。我們手裡拿著池袋的地圖,跟著學藝員的步伐,邊走邊聽導覽,才知道這裡地勢較低而有好幾處池塘,因此被稱為「池袋」。低窪地勢凝聚的濕氣,特別有利於油畫家揮灑畫筆,或許也是另一個畫家們定居於此的理由。

穿梭於小路間,走訪散落在住宅區裡的畫家工作室,彷彿回到30年代的東京。當時從各地來到東京的藝術家們,在這個帝都邊緣與帝國邊陲的文人畫家交會,例如從北海道來的小熊秀雄與沖繩來的山之口獏,同一個時期從臺灣來的留學生,是否就是在這樣的自由氛圍下,共同組成臺灣藝術研

2019/06 No.63 台灣文學館通訊 ————— **4**

文學創生・商品未來式



各種展冊和文學館指南書。

究會,辦起《福爾摩沙》雜誌?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成員吳坤煌和王白淵,也和小熊秀雄一同參與了1934年成立的文學雜誌《詩精神》,這是一本關懷社會現實的雜誌,參與的詩人包括中野重治、北川冬彥,以及後來在臺灣報章雜誌上活躍的雷石榆等人。小熊當時就住在「池袋蒙帕納斯」一帶。我走在二十一世紀的街道上,不禁想像這些文人坐在轉角的咖啡店裡,聊文學、談藝術的熱烈風景。

透過筆跡與足跡連線東京

我的研究和日治時期留學東京的臺灣作家,以及近代日本文學有關,加上現在旅居東京,走在東

京街頭時,總是忍不住想像當時的作家們,在這帝都的街道上的足跡,以及循著足跡在稿紙上勾勒這座城的筆跡。我想起以談論風車詩社的電影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。《風車》與《福爾摩沙》的成員都曾在1930年代的東京活動,如果能追1920、30年代臺灣文青在帝都散步的足跡,或許我們能夠更貼近日治時期的臺灣文人。

首先浮現的是銀座。劉吶鷗在日治時期就讀澀 谷青山學院,後將日本新感覺派的火種帶到上海租 界,他日記裡寫到「銀ブラ」(GINZBURA 一詞, 意指銀座閒晃)。銀座是龍瑛宗與張文環解開心結 的地方,也是翁鬧作品〈殘雪〉中寫下「許北山和

42 —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9/06 No.63

林走入霓虹燈一閃一閃」的繁華市街。翁鬧更曾寫下「把這些在銀座閒晃的眾愚腦袋集合起來,也不及我一個」豪言壯語。在八、九十年後的現在,同樣喜愛在銀座閒晃的臺灣觀光客,在和光百貨的風雅建築前自拍或與親朋好友合影時,是否知道這裡也曾是日治時期文青們與好友聚會、打發時間的去處?

對於求學過程中以學習中國史地為主的我來說,一直到寫碩士論文查閱資料時,才意識到日治時期臺灣文學還有許多待探查的謎。因研究所需, 打開臺文館典藏網頁,點選吳瀛濤戰前日記、詩人簽名簿等各種線上藏品圖像,每次瀏覽都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旅行。追著文人們的字跡,揣測日文語意,試著連結當時日本和臺灣的社會情況,每一頁都是一場探險。

過去的藏品與今日的常民之間

然而,撇除研究者,或對臺灣文學、歷史有興趣的人,臺文館保存的這些藏品,對一般的臺灣民眾來說的意義是什麼?民眾為何需要認識這些藏品?這些藏品與現今的臺灣,又有什麼樣的連結?

臺文館積極推動的藏品行銷計畫,以及由此計 畫發展出來的文學品牌「拾藏:臺灣文學物語」, 正是這些問題的可能答案。以藏品策展、呈現的企 劃,勢必設想參觀者不具有太深入的背景知識 如何讓平時對文學世界沒有特別關注的人們興起看 展的念頭? 日本的文學展館或許可以提供一點線索。日本 近代文學館策劃過「花的詩歌」展、「愛的書信」 展等,舉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展:「巴黎憧憬展」為 例,這個展覽彙整從江戶末期以來,曾訪問巴黎的 幕府使節、詩人高村光太郎、小說家橫光利一、藝 術家岡本太郎等人的作品中的巴黎體驗,藉由他們 對巴黎獨特的觀察或體會,試圖激發、連結觀眾自 身的巴黎經驗與記憶,引起民眾的共鳴。

回到臺灣的在地脈絡,或許可以有「鳳凰樹綻放的城——日治時期日本人深愛的臺南」展。展覽可以從新垣宏一刊登於《臺灣時報》(1940年5月)上的〈初夏隨想 開花的鳳凰木〉開始,接著是隔年5月拜訪臺南的詩人春山行夫,住在臺灣的詩人西川滿,以及民俗學者國分直一的臺南觀察,輔以立石鐵臣繪製的「臺南東大門」(《文藝臺灣》1941年),或赤崁樓、關廟編笠中的少女。或許還可以搭配一場日治臺南散步,我們可以帶大家追尋愛好旅行的日本文學家佐藤春夫的腳步,日治時期臺灣風車詩社詩人們聚首論詩的所在,當然文學以外,還能看看知名日本攝影家木村伊兵衛在臺南學攝影的寫真館舊址,或出現在吳新榮日記裡的有鱔魚米粉和滷肉米糕的西市場,最後去他吃愛玉冰的西門。

看展覽的介紹,作家的手稿與留下的物品,然 後實際走訪文人作家走過活過的空間,感受土地的 氛圍與作家、作品之間的連結。館方若能規劃散步 後的小講座,引領觀眾一起探討共時的空間氛圍或

2019/06 No.63 台灣文學館通訊 ———— 43

文學創生・商品未來式



歷時的時光脈絡,不止是觀光客,即使是臺灣或臺 南在地人,對於腳下的這塊土地,或許可以擁有和 過往不同的視野。

尋找共有的土地與生活

最近剛結束的臺北文學季特展「耳朵帶路:臺 北街道尋聲」,也是類似的概念。從閱讀文本的「看 見」,到「聽見」作家眼中的老臺北,文學 X (A), 括號(A)裡可以是飲食,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用品(電話、鐘錶、文具等)或娛樂設施(百貨/戲院/劇場)、交通工具(火車/飛機)、體育(游泳/棒球/登山)、裝扮(帽子/鞋子/西服)或建築等,從各式各樣的現代人生活事物,去連結這塊土地上的旅行者或生活者的體驗。

拾藏計畫團隊曾經對「轉譯」以及如何透過轉 譯進行「藏品行銷」,進行過豐富的討論與明確的

44 —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9/06 No.63



梶井基次郎小説『檸檬』出現的舞台丸善書店,內設咖啡廳「MARUZEN」從小説獲得靈感特製的檸檬慕斯蛋糕。

定義,認為:轉譯主體是藏品介紹,但這樣的介紹並非單一的資訊堆砌,必須具備故事情節,在文類形式上做「轉」換。同時,針對不同的讀者、跨領域的閱讀需求,進行「譯」。「台文天文台」轉譯專欄的作者們,就是在藏品觀測、研究的過程中,成為文學的導遊,幻化成各種角色,開拓不同的路徑,從藏品出發,帶讀者/旅人穿越時間或語言的阳隔,進行一趟時空旅行。

俯拾即是的電話筒

旅居日本的這段期間,在我逛過的文學館裡,除了手稿遺跡或是文物、書桌、書房的展示外,音聲或飲食等這類不同於傳統文學藏品的展示內容,意外地容易成為亮點。比方說,北海道函館文學館裡的井上光晴展示區,在他珍藏的書籍旁,放了一瓶他愛喝的威士忌「Jonnie Walker」;鹿兒島文學館裡的林芙美子展示區,放著她抄寫法文料理和點餐的法文手稿。這些設計能讓觀眾覺得文學者的日常與一般人沒有太大差異,從而得以拉近文學和觀眾的距離。

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向田邦子的特展中,重

現她在東京青山家的客廳,展區擺了電話機,拿起話筒,另一端是向田的語音留言。我想起向田在來臺灣玩之前,最後的語音訊息:

我現在出門旅行中,二十五日的深夜會回來,我將留下住宿的聯繫方式,如果有急事可以打電話給我……

向田沒有回來。在鹿兒島文學館二樓的房間裡,我反覆拿起話筒,彷彿在撥電話給一位朋友,話筒另一端還聽得見向田的聲音。她究竟是「在」,還是「不在」?我想,只要還有人拿起話筒,探問、追溯作家的身影,還有人轉譯、引渡作家的作品,向田就會一直「在」吧。

當文學館擔任架橋的角色規劃展覽、企圖連結藏品與參觀者時,儘管「文學」本身可能令人 怯步,但透過風景、聲音、飲食或物品等,這些 在生活裡俯拾即是的「電話筒」,幫忙「接線」 過去,朦朧的歷史和文學作品中蘊含的感受,在 常民生活空間裡,就成了處處驚艷的「藏」跡。 藏品的表情,以及這塊土地上被覆蓋或淡忘的前 人足跡,或許也能變得更加清晰。於

2019/06 No.63 台灣文學館通訊 ————— **45**